

□翟凌枫

糖炒板栗是冬季最受欢迎“网红”小吃之一。作为我国著名传统特色美食，糖炒板栗已有一千余年的进化史，堪称小吃界不折不扣的“千年网红”。

我国是板栗的故乡，栽培及种植板栗的历史至少有两千五百余年。据《千金要方》记载：“栗，肾之果也，肾病宜食之”；《本草纲目》亦有记载：“栗咸，温，无毒；益气、厚肠胃、补肾气……”作为药食同源的佳品，板栗受到历代百姓的喜爱和追捧。

据考证，糖炒板栗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北宋时期。相传，北宋汴京城内的商贩李和是发明糖炒板栗的“祖师爷”，他首创用沙与蜜翻炒板栗的技术，其炒制的板栗沙糯香甜、远近闻名，深受时人的喜爱。南宋文史学家陆游在其《老学庵笔记》中记载：“故都（即北宋汴京）李和炒栗，名闻四方，他人百计效之，终不可及”，他对李和炒栗赞誉极高。

北宋年间，随着社会生产力

水平的不断提高，工商业呈现一片繁荣景象，汴梁城内争相出现了售卖糖炒板栗的商铺。在汴梁的众多美食中，宋人对糖炒板栗尤为钟爱。由于北方板栗香甜细腻，食之令人齿留香，因此宋人为糖炒板栗起了个别名——“灌香糖”。当时民间有诗流传：“堆盘栗子炒深黄，客到长谈索酒尝。寒火三更灯半地，门前高喊灌香糖”，可见糖炒板栗已成为时人待客、佐酒的佳品。

元明两代，我国的板栗种植业有了长足发展。据元人熊梦祥《析津志辑佚》记载：“紫荆关下有栗园，尤富。岁收栗数千斛。”由于种植和灌溉技术的改善，元代板栗产量颇高。明代相继出现了大量官办栗园和私人栗园，板栗产量进一步提高。明朝统治者还将怀柔板栗作为祭祀时的主要供品之一。在明末清初文人周筑所著的《析津日记》中记载了明代糖炒板栗的做法：“今燕京市肆，及秋，则以飴拌杂石子爆之”，可见明代板栗炒法已有创新，出现了“石子”炒栗的方法。

至有清一代，糖炒板栗更为流行，亦更接地气。在历代有关糖炒板栗的记载中，清代文人笔下的糖炒板栗最具人间烟火气。郭兰皋在《晒书堂笔录》中记载：“及来京师，见市肆门外置柴锅，一人向火，一人高坐机子上，操长柄铁勺频搅之，令勺偏”，其生动

形象的描述仿佛令人看到了清人炒栗的画面。富察敦崇在《燕京岁时记》中曾记述：“十月以后，则有栗子、白薯等物。栗子来时，用黑砂炒熟，甘美异常。青灯诵读之余，剥而食之，颇有味外之味。”作者一边挑灯夜读，一边剥栗品味，着实惬意。

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乾隆皇帝也是糖炒板栗的忠实粉丝。相传有一年秋天，乾隆皇帝出宫祭祀，途中路过良乡县，时任杨知县为了突出本地特色，为乾隆准备了一盘糖炒板栗，外加一壶清茶，当作点心。几颗软糯香甜、甘之如饴的板栗下肚，让吃腻了山珍海味的乾隆倍感新鲜，赞不绝口，随即写下一首《食栗》：“堆盘陈玉几，献岁同春椒。何须学高士，围炉芋魁烧。”

到了民国时期，糖炒板栗已成为家喻户晓的特色小吃，尤以老北京糖炒板栗最为著名。而当时老北京炒栗中的佼佼者，当数“通三益”“聚顺和”“信义源”等老字号。老舍先生在《四世同堂》里曾这样描述老北京炒栗：“良乡的肥大的栗子，裹着细沙与糖蜜在路旁喇啦喇啦地炒着，连锅下的柴烟也是香的。”近代著名作家苏曼殊也曾是糖炒板栗的狂热粉丝。1918年，苏曼殊因患胃病住院，主治医生劝其不要食用甜食，但他不听劝告，偷跑出去买了糖炒板栗和冰激凌等甜食，大快朵颐之后，当夜病情加重，英年早逝。他离世后，护士在其病床下清理出了大量的糖纸和板栗壳。

从北宋至今，糖炒板栗凭借其香甜软糯、滋补养生、“接地气”等特点，历时一千余年仍被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，是小吃界当之无愧的“千年网红”。

（本文作者为大学教师，焦作市作协会员）

【字说节气】

## 岁月忽已晚：古人的冬闲时光

□刘中才

立冬过后，天气转凉。相比于杏花烟雨的水乡泽国，北方故地早晚时分已经可见冬天的模样。倘若再假以时日，仇远笔下的“小春此去无多日，何处梅花一绽香”就相去不远了。

入冬，在现代人看来不过是季节的更迭，但在古代却是别有一番韵味。古人认为，冬天是一年的终结，岁月历经春生、夏长、秋收，最后都要归于冬藏。故此《说文解字》里有“冬，四时之尽也”的解释。

冬天是四时的尽头，也是对忙碌过后回归平淡的感悟。在这样的生活理念下，古人把冬季看得很重，会祭拜天地、举行收获节，或是以开办丰年宴会的方式迎接冬天。

早在周朝，周王室会亲率文武官员前往北郊出门“迎冬”，并设坛祭祀。“迎冬”归来，还会奖赏那些为国尽忠的烈属家庭，抚恤贫苦之家和鳏寡老人。汉文帝在位时，每年冬至日都会向官员发放御寒的棉袄；三国时的曹丕，在立冬的时候提醒各级官员戴上帽子，做好保暖防寒的措施。

汉朝时期，人们不但举行“迎冬”仪式，还流行“拜师”活动。普遍的模式是学生和家长带着礼物探望自己的恩师。立冬当天，老师会提前在家中厅堂里挂好孔子的画像，学生进门的第一件事是在孔子画像面前行跪拜礼，并且吟诵“孔子，孔子，大哉孔子，孔子以前未有孔子，孔子以后孰如孔子”的话语，以示对至圣先师的尊崇。跪拜仪式结束后，学生需向老师请安问好，并且帮助老师做一些家务活。古代崇敬礼尚往来，学生带着礼物看望老师，老师自然也以美食款待自己的学生。此时，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师家中会桃李满座，就像春节拜年，人来人往，络绎不绝。

立冬之后的第二个节气是小雪。彼时，草木凋零，万物枯寂，水凝成冰，土凝成冻，农人卸下满身的疲惫不再下地劳作。冬日里寒气温人，围炉取暖成为农人养闲的生活方式。因此，民间又有“立冬补冬”的习俗。

所谓“补冬”，一般是指在立冬时分吃饺子。古人认为立冬是秋天的结束和冬天的开始。“交”同“饺”谐音，交有交替之意，秋冬之交正是“交子之时”。吃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不但可以防寒御暖，而且饱含交鸿运之意。

古代没有新技术，表达情感只能寄托于笔墨。但古人触景生情的意识却不逊于今天。红梅傲枝，寒风晓月，古人的诗情画意也尽在其中。许多文人墨客也偏爱在这样的时节吟诗作画，拥炉煮茶，以此抒发心中感怀。

古人冬天的习俗，不仅充满着对时光的眷恋，而且向我们传递出对自然的敬畏。最重要的是，每逢立冬或是小雪之日，各行各业会休假一天，人们回到家中或是促膝长谈，或是围炉夜话，以团圆的方式共享生活之美，把寻常日子过得风生水起。

（本文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，文史专栏作家）



南宋牧溪《栗子图》



□蔡德周

一垄垄葳蕤的葡萄树手牵着手，托起了这座久负盛名的文化名山——天柱山。

天柱山在平度大泽山群山中海拔不是最高的。俗话说，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”，天柱山上这位“仙”无疑就是“魏碑”了。

北魏永平三年（公元510年），郑道昭出任平东将军，光州刺史。其间，为了纪念父亲郑羲的功绩，他在这座山上留下了魏碑刻石，并命名此山为天柱山。不想千年后，这碑刻竟成了书法瑰宝。

深秋时节，我倾慕又至此处，几只喜鹊喳喳几声飞过头顶。

《郑文公碑》僻处丛山深处的峭崖，在天柱山之阳心脏处。碑高3米、宽1.5米，文有20行，共881字。晚清包世臣语：北碑体多旁出，《郑文公碑》字独真正，而篆势、分韵、草情毕具。就连影响力极大的赵明诚、康有为、叶昌炽等都极力为之赞赏。于是，郑道昭的《郑文公碑》（魏碑）名声大振，成了书法爱好者的追捧对象。

时光更迭，随着天柱山魏碑声名鹊起，前来观摩的书法爱好者络绎不绝。有专家，有学者；有国内的，有海外的。日本书法代表团团长北田美子第一次登上天柱山时，一步抢前，抱住碑石，热泪盈眶地说：“50年前，我就想见到你的面容，今天，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。尽管你身子是凉的，可是我总觉得你是热乎乎的。”

石刻，有着独特的文化艺术价值，一代代探索者继而不乏。天柱山魏碑更令一些艺术大师牵肠挂肚。1984年8月，89岁高龄的艺术大师刘海粟来到这里，圆梦之际，凝视着这块碑，思绪万千，欣然写下“环玮博达，绝壁生辉”8个大字。

天柱山因刻石而荣，因魏碑成就了自己。魏碑让多少书家领悟到了书体的精髓和玄秘，又让多少书家借着魏碑的法度促使自己的书艺更进一步，只有天柱山心里清楚。透过它全身被雨水洗削的痕疤，那些被风雪侵蚀的纹路，你会知道，那是天柱山自豪的最好注脚。

看完魏碑，我又探访了天柱山各处的书法“小品”。位于天柱山主峰东端的《东堪石室铭》壁画严谨，在魏碑右上的“此天柱山”题字朴厚灵动，在天柱山秋风口西侧的“上游天柱下息云

峰”题字丰腴不失于版刻，上承汉隶，下开唐楷兼有隶楷两体神韵。

天柱山并不像有些山峰陡峭险要，也不像有些山峰尖峭锐利。在它顶部，有些稍微平坦之处，既可以就石而坐，又可以蜷缩斜卧。这倒是一个与日月星对话的好地方，也是一个沉默冥思的绝佳之地。你可以在这里领略书法的奥妙之境，也可以静思魏碑书法的独到之谜，还可以通过魏碑书体得到启发，或许可以触类旁通，得以书法小进一步。我坐在一块山石上，山风凉凉地吹过额头，刚刚看过那些字的一点一横，一撇一捺，每一笔都清楚地闪现在脑海里。那些笔画似曾在太极拳招式里见到过，曾在犁田的农民身上出现过，也在酷暑下马路上那些清洁工身上体现过，还有那练兵场上的军人身体上显露过……字里行间都浸透着辛勤的汗水和浓浓的热血。

《郑文公碑》碑文的生命力并不低于其书法艺术价值，作为文化瑰宝，它将会永远光照史册。我缓缓下山，心绪飞扬，情不自禁地再次回望天柱山。它既是历史沉淀，又是悠久文明的光辉。

（本文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）

【短史记】

## 『千年网红』糖炒板栗

## 天柱山上看魏碑